

樓 驚 驚 瀝 血 監 都 張

武松 鋤 奸

元五年月
白雨

北京寶文堂書店出版

前言

武松故事，流傳社會，爲一般人所喜聞樂道。但舊劇上武松的形象，則不似水滸傳上描寫的那樣，而故事情節亦與原書多有出入（指秦腔及皮影而言）。例如水滸傳所寫：武松醉打蔣門神，大鬧飛雲浦，以至張都監血濺鴛鴦樓各回，便覺得施翁以其傳神之筆，創造了武松這樣一個抱打不平，痛恨官府的英雄形象，把他的性格、氣概，描繪得如生龍活虎，栩栩如生，活躍紙上，使人如見其人，如聞其聲，是最富於感染力的。至於表現在我們的戲劇上，那就殊覺減色多了（亂打亂鬧一陣，沒說明什麼問題，指皮影鴛鴦樓而言）。因此在學習寫作中，我便想取材水滸傳，把這個戲另寫一下。

但由於個人文藝修養不夠，思想、藝術水平都差，要想把這個劇寫的較爲像個樣子，那就非常困難；中間雖經文藝機關的審核，提出了修改意見，暨同志們的幫助，但總因學習不夠，分析批判能力差，寫了幾次之後，還是拿不定主意，不敢大膽地繼續寫下去。差不多在漫長的三年中，（初稿是五零年寫的）經過學習、思考，與各方面研究，以及在寫旁的劇中摸索的一點經驗與文藝理論上的一點體會，才比較有了一些把握，因而跟着才寫出了這個劇本。至於爲什麼要寫成這個樣子，這裏我想寫出個人的一些看法作爲說明。

當然取材是不能一成不變地硬搬，而是應該對原來材料有所批判、取捨和加強的地方。像水滸傳所寫武松的反貪官、反惡霸，這是代表了廣大人民的利益，是他進步的一面。但他的反對惡霸蔣門神，不過是爲報施恩一人的恩怨，而反對貪官張都監張團練，

也不過爲報私人的冤仇。縱然殺得血濺畫樓，屍橫燈影，而正由這些地方恰流露出他落後的一面。所有這些，就要去蕪存菁地予以取捨和加強，可是這不等於說，硬給武松加上今人的思想意識，把古今英雄相提並論，以致違反歷史主義，更不應該原人原事，故步自封地，保守地處理它。

因此在這個劇中，給它穿插一蔣門神欺壓柳姓父女的一段事實，以說明武松的醉打蔣門神，不是單純地光爲施恩抱打不平，同時是爲當時被壓迫剝削的老百姓伸冤報仇，而這一點也實在是蔣門神罪惡帳上應有的一筆。穿插一後槽的不堪奴役，痛恨張都監的橫征暴斂，以說明武松在鴛鴦樓上鋤奸，不是單純地光爲報復張都監誣陷自己的這口恨氣。至於原書所寫武松由飛雲浦起便不分良賤地執刀亂殺，在張都監府裏一氣便殺死十九口的這種寫法，在水滸原作者所處的歷史環境及他思想上受到一定的局限情況下，這樣處理，不惟不足爲奇，而反覺得殺得痛快。現在把它改成只殺了幾個大奸大惡及一些幫兇的人物，這樣，也就是在原故事中，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加強其人民性的精華。使武松這個英雄人物，更值得爲人所愛，而在故事與戲劇性一方面，也就顯得比較舊劇稍微強了一點，同時也有了一些教育意義。

總的說來，我對這個劇的處理辦法，大致是這樣。但還是那句話，由於個人文藝修養不夠，思想，藝術水平都差，因之在這個劇本中，一定仍存在着很多缺點，希望讀者提供寶貴意見，以便進一步地修改。

白雨寫於西安 一九五四年四月

武松鋤奸

白雨編

第一場 坐牢

人：施管營、四獄卒、武松、差撥、施恩。

（施管營帶四獄卒上）

營：（引）官場皂白不分，牢裏日多罪人。（詩）官小常被大官欺，好比大魚吃小魚，受盡多少骯髒氣！該向何處訴冤屈。（白）老夫施可良。在這孟州安平寨身爲管營之職，祇因官小職微，秉性耿直，常受上司官員欺辱。唉！祇好忍耐在心！今日點視新到犯人武松，來：（卒應）帶武松。

卒：是。把犯人武松帶上來。

（差撥押武松上）

武：（內唱）差撥不住連聲嚷，（差夾白：「走，」）

（出唱）監內來了武二郎。

差：走，快走，快走。（吆喝催促）

武：走就走，俺又不跑，你大呼小叫是怎的？哼！真乃狗仗人勢！

差：好小子，罵吧！（向營）武松帶到。

營：除了他的行枷。（卸枷介）

武：參見管營相公。（打躬介）

營：你就是武松？

武：正是。

營：（拍醒木）呔，武松！你可知曉太祖

武德皇帝舊制？但凡初到配軍，須打一百殺威棒；來，捆起來，打！

（差應，上前綁）

武：呔，要打便打，何用捆綁？俺若躲閃一棒，也不算好漢！

差：（向卒）夥計，聽：（卒夾白：「倒是個硬漢子。」）哼！他願挨，咱就

給他結實打，板子閃圓，勁出足，打他個皮開肉綻，看他還裝硬漢不裝硬漢！

武：好啊！

(唱)差撥講話倒快暢，

打人該放狠心腸。

俺不要你人情棒，

打不痛快心恹恹。

(白)衆位：你們要打便打毒些，不要人情棒兒打俺不痛快，俺若喊叫一聲，也不算頂天立地的男子漢！

(衆笑，一卒向一卒暗白：「這傻漢

真是尋死，看他怎的熬？」)

差：來，不要聽他！拿這傢伙結實打。

(遞槓子給卒，卒將要打，施——頭

裹白巾，一隻臂架木板，表示帶傷

狀——急上)

施：且慢。

(止住，上前向營耳語，匆匆下)

營：(連連點頭)啊啊，且不要打。這是

武松。你路上曾害病麼？

武：俺麼？路上不曾害病，酒也喝得，飯也吃得，路也走得，打麼，俺也挨得！

營：你且莫強裝硬漢。(轉向差)我看他而帶病容，且寄下這頓殺威棒。

差：盡在相公。

(一卒暗向武白：「你快說病，這是

相公成全你，快說病……」)

武：俺不曾害病，打了倒乾淨。俺不要這頓寄庫棒，寄下倒是鈎腸債……

(衆齊笑)

營：想是這漢子害下熱病，沒有出汗，故

出此狂言。不要聽他，且押下去，叫他將息好了再說。退堂。

(營、卒下)

武：噯！這是何意？要打又不打。

(差夾白：「好漢，相公叫你將息，

請到牢裏走吧。」)

唉，這才怪了呀！

(唱) 武松低頭自參想，

這頓棒不打爲那椿？

(差夾白)「相公見你有病麼。」

能吃得動無病恙，

(差夾白)「莫非相公成全於你？」

他成全於俺費思量。(思介)

差：好漢，不要思量了，請往牢裏走吧。

(同下)

x x x

第二場 遇 救

人：柳拾遺、柳女、高義、呂貴。

(柳攜女行裝揹包袱緊上)

柳：(唱) 一霎時大禍平地起，

女：(唱) 蔣忠賊無故把人欺。

柳：(唱) 立逼我父女要逃避，

女：(唱) 驚惶惶好似漏網魚。

柳：(唱) 叫女兒掙扎奔前去，

女：(唱) 但恐怕有人追咱的。

(白) 爹爹，防顧後邊有人追著來

了。

柳：女兒不要就怕，快快跟父逃走了！

(唱) 女兒快走沒緩氣！

女：(唱) 一步一步向前移。

(同跑下)

(高提籠持鋏急上)

高：(唱) 拾獲已畢回家轉，

(夾白) 咦！(遠望介)

遠望有人跑路邊。

行跡可疑將他喚！

(夾白) 咳！你們請等一等，我問句

話，嚶！怎麼他越發跑的快了？待我

趕上前去。

(唱) 邁開大步趕上前。(跑下)

(柳、女跑上)

女：(唱) 耳聽後邊人追趕，

柳：(唱) 心慌腿顫行走難。(跌倒介)

女：(唱) 攙起爹爹且歇緩，(壘柳介)

(高跑上)

高：(接唱) 老伯恁早奔那邊。

（白）這位老伯，何事這樣的驚惶？

柳：噢，這位大哥，我們有事趁涼趕路，請了，請了。女兒隨父快走。

（拉女走介）

高：老伯且慢，就有要事，也不急在一時……

柳：唉！我們一心趕路，不能耽擱，寬諒，寬諒。女兒快走。

（又拉女走介）

高：哎呀老伯，我看你們愁容滿面，惶惶張張，定有爲難之事。

（柳夾白：「噢這個！」）

老伯不要加疑，我是前邊那個莊上的莊稼人，但講無妨。（拉柳衣介）

柳：沒有什麼，你不要拉拉扯扯。

女：（暗向柳白）爹爹，那人既是莊戶人家，對他講說諒也無妨。

柳：唉！好好好，老漢就對你講，祇是此間不是講話之地。

高：那旁有一竹林，甚是幽靜，老伯請到

竹林一敘如何？

（女夾白：「爹爹，我們就到林中歇

緩歇緩，再作道理。」）

柳：唉！如此就到林中一敘了。

（唱）咱們且到林中去，

（繞場）

女：（唱）心驚膽怕亂猜疑。

高：（唱）大家同坐竹林裏，

高義先來問根底。

（同坐）

（白）請問老伯，尊姓大名，家住那

裏！因甚逃奔？請快講說出來，大家

好作商量。

柳：唉！大哥要問，聽我道來：

（唱）小老名叫柳拾遺，

快活林住家幾輩子。

做莊稼常受財主氣，

到我手光景越悽悽。

婆兒去世祇一女，

父女們耕織謀衣食。

祇說是聊度饑寒亂世裏
又誰料強盜蔣忠把人欺。

高：噢，老伯，這蔣忠，可是那綽號叫蔣門神的？

柳：唉！正是那個害人的賊呀！

（唱）蔣門神他有勢力，
結交官府把人欺。

女：（唱）自從來到我那裏，
橫行霸道不用提。

柳：（唱）奪去小老幾畝地，
硬要與他出租子。

女：（唱）地租重來出不起，
常差惡奴來勒逼。

柳：（唱）那日小女門外去，
蔣賊一眼看心裏。

女：（唱）上前調戲良家女，
怒惱奴家罵不依。

柳：（唱）小老和賊去講理，
反罵我不識抬舉。

女：（唱）受夠賊多少窩囊氣，

咱窮人何處訴委曲。
柳：（唱）那料想蔣賊心不死，

第二天差來媒婆子。
女：（唱）那媒婆花言巧語咱不理，

蔣賊又差來管事的。
柳：（唱）硬丟下彩緞和聘禮，

他言說今日便要來娶妻。
女柳：（同唱）父女們商量沒主意，

眼看著活活要分離。
害怕賊子來搶娶，

祇好逃走奔東西。
高：哎好氣也！

（唱）聽言罷不由我氣炸肝膽，
恨蔣賊害好人無法無天。

問老伯受欺辱該把冤喊，
卻爲何棄家鄉逃奔外邊。

柳：唉相公！如今這賊娃子時世，那有是
非皂白！況蔣賊結交官府，勢力甚

大，慢說咱們窮民百姓告他不下，就

是那施管營的兒子也惹他不過。因而小老這才攜帶小女，逃出虎口，遠走他鄉。唉！說來也是出於無奈哪！

（歎息）

高：唉！真真地可恨！但不知老伯心想逃往何處？

柳：這個麼，正是荒不擇徑，逃到那裏，就算那裏吧！

高：如此，老伯若不嫌棄，就到我家躲避一時，你看如何？

柳：這個麼……（看女，遲疑不決）

（女暗向柳白：「爹爹，人家問你話哩，你也該問問人家，姓啥叫啥，家裏是怎麼個樣呀。」）

（自語）呵，看我真老糊塗了，連人家說了半晌話，還未問人家的高名上姓。呵相公，我還沒有請教你的高名上姓，家住那裏？

高：老伯請聽：

（唱）我本是莊稼漢名叫高義，

看不慣這世道口暢心直。家住在高家莊苦種田地，上無兄下無弟母子相依。你父女住我家管保無事，勸老伯快快走莫要遲疑。

柳：（唱）多謝相公仗義氣，搭救我父女免奔馳，有心隨你府上去，

連累了好人不相宜。

（白）多蒙相公一片好心，祇是此間離快活林不遠，儻被賊發覺，豈不連累好人，小老兒我是不去。

高：老伯不要見外，你我都是被那作官的害苦了的窮人，我豈能眼睜睜地坐視不理？況且我家祇有老母一人，不致走漏風聲，還請老伯不要疑心。

柳：哎呀！依小老看來，總怕有些……（不甚同意。女夾白：「爹爹不去，咱也沒處逃呀？」）
唉，好好好，就權到相公家裏躲避一

時再作道理。

高：好，待我先出去看看動靜。

（柳夾白：「相公你先看看。」）

（唱）四下觀看無人影，（看介）

叫聲老伯快起行。

（柳，女出林介）

女柳：

（同唱）但願此去風波定——

（高夾白：「老伯跟我來。」）

（同緊下）

（呂貴上）

呂：

（唱）遠處有人看不清。

（白）咳！我一輩子就吃了這個眼睛

的虧了，喲前邊好像柳老頭子和他女

兒，咦，怎麼往那個村莊去了？（遙

望介）唉，不對，不對。人有個似

模似樣的，況且我家員外今天就要娶

他的女兒，眼看他就是財東爺的丈

爸，難道他還把福拿腳踢着不成？不

要管他，待我先跑回去，喝我員外的

喜酒。（下）

× × ×

第三場 搶女

人：蔣忠（即蔣門神）、甲徒、乙徒、

夥計、轎夫、呂貴。

蔣忠：（引）獨霸快活林，遠近聞名蔣門

神。

（白）咱家蔣忠，生得長大，武藝超

羣，江湖上都稱咱作蔣門神。自從力

服施恩，佔了他的酒館，獨霸了這快

活林。是我既有銀錢，又有張團練與

咱作主，因此獨霸一方，倒也逍遙快

活。祇恨家中婆子醜陋，難到官宦人

家行走，幸喜柳老頭子的女兒，十分

美貌，娶來一定稱心滿意，適才打發

花轎迎娶，霎時回來，好不快活人也。

（唱）越思越想越快活，

有錢有勢有老婆。

叫人快來服侍我，

(一夥計捧衣冠上，蔣換衣介)

裝扮個嬌客等候姣娥。

(洋洋自得地坐下)

(二徒捧禮物上)

甲徒：(唱)師傅今日娶老婆，

乙徒：(唱)挨門擺禮沒經過。

(白)師兄，這送禮是個人情，爲什

麼咱師傅硬要挨門齊戶地給人擺哩？

甲徒：這是師傅立下的規矩，他老人家喜

歡怎麼辦就怎辦，你我管不着。

乙徒：對，咱不用管，快去與師傅賀喜，

走。(進內介)

同：師傅在上，徒弟與你老人家賀喜。

(拜介)

蔣：起來，起來，等會好陪新親去喝喜酒。

二徒：這是鎮上衆鄉鄰送的賀禮，師傅請

來過目。(遞禮物介)

蔣：哼！這大的鎮，恁薄的禮，太不像樣

了！

甲徒：對，師傅，徒弟也說這些人都是些雞

皮。

蔣：嗯，還是善要不如惡討。

乙徒：唉！師傅，這還是蝦蟆支桌子……

蔣：此話怎講？

乙徒：把勁可鼓圓了。

蔣：哼！如此賞他們個臉，咱便收下了

吧。哈……(得意地大笑介)

(唱)難得他衆鄉鄰尊敬與我，

收下來且莫爭禮輕禮薄。

二徒：(夾白)師傅，收禮就該待客才

是。

蔣：呸！

(接唱)要待客咱老子划算不過，

收下禮與他們光彩已多。

二徒：(暗白)咱師傅的帳太精明了！

蔣：(接唱)來來來與爲師門首打坐，

(徒打交椅，蔣坐介)

等花轎迎新娘再把酒喝。

(一夥計帶轎夫急上)

夥：(唱)新人舉家都逃躲，

見了老爺該咋說。

(白) 哎呀老爺，大事不好……

蔣：怎麼樣了？

夥：新人一家都逃跑了。

蔣：呸！怎麼他們意敢逃跑？（揭簾簾看

介）哎呀惱！

(唱) 怒罵老兒實可惡，

竟敢攜女暗逃脫。

一陣陣氣得俺心頭冒火，

問奴才不追尋卻是為何。

夥：哎呀，好老爺呀！小人趕到他家，不

知啥時候人已跑啦，街坊鄰里齊查，

都說沒有看見老漢和那女娃，老爺莫

要氣煞，趕快命人尋他。

蔣：呀呀！真乃無用的奴才。

(呂貴急上，轎夫下)

呂：(唱) 一路走的肚子餓，

趕快賀喜把酒喝。

(白) 哎呀老爺，我先與你老人家賀

喜。(上前顛顛地打躬介)

蔣：呸！一場晦氣，喜了個什麼？(怒介)

甲徒：你還不知，那柳老兒跟那女子跑

了。

呂：怎麼跑了？

蔣：呂貴，這都是你這幹員，與咱做下的

好事！

呂：噫，老爺你先莫要着急麼，適才路上

我看見的，八成就是他。

蔣：既然看見，為何不抓將回來？

呂：唉！祇恨小人眼睛不好，恐怕錯認了

人，也萬想不到他們竟把財神爺拿腳

踢哩！

蔣：閒話休講。我且問你，可知他們的下

落？

呂：知道，知道。

蔣：如此聽咱吩咐：

(唱) 既知曉他等有下落，

量爾插翅難飛脫。

叫呂貴和二徒——(各應)

帶上了打手一夥，

不分他男女老少齊抓回候咱拾掇。

(衆各執武器由呂帶下)

夥：老爺，你老人家請歇息歇息吧，恁熱的天，穿上這身衣裳，真……

蔣：呵，好熱呀！

(唱)一句話兒提醒我，

回家忙把衣裳脫。

端一把交椅林下坐，

等候他抓來再發落。(下)

× × ×

第四場 示 勇

人：武松、卒、施恩、施管營。

武：(新裝)(上唱)

有武松在囚牢苦思悶想，
卻爲何害民賊到處猖狂。
這幾日衆朋友都對俺講，
他言說蔣門神獨霸一方。
聽此言不由人怒火千丈，

恨起來咬碎牙氣滿胸膛。

俺有心告奮勇與賊較量，

又怎奈身在監無有主張。

因此上祇覺得心神飄蕩，

一心要向禁卒探問短長。

誰知他不肯說真情實況，

因甚事款待俺所爲那椿。

悶葫蘆解不開越發惆悵，

今日裏等來人要問其詳。

(獄卒提食盒上)

卒：(唱)送酒送飯莫怠慢，

英雄誰人不交歡。

(白)好漢請來用飯。(擺酒飯介)

你看這些吃喝，若不可口，儘管吩咐。

武：(猛握卒手)呔，俺且問你，你是誰

家伴當，爲何祇顧將酒食款待俺？

卒：小人前日已對好漢稟說過了，我是管

營相公家裏的體己人。

武：俺祇問你，這酒飯是何人叫你送來

的。

卒：是……（不敢實說）

武：快講。

卒：是……小管營的叫送來的。

武：呢，這小管營的，俺與他並不一面相

識，怎麼卻如此款待俺？你說這小管

營的他是個什麼樣人？

卒：那日好漢初到時，在廳上與管營相公

悄悄說話的那位便是。

武：噢，敢是俺吃殺威棒時，他來與俺講

情麼？

卒：正是。

武：（自語）這就奇了。想俺與他素不相

識，卻為何這樣地看待俺？必有個緣

故。（向卒）俺且問你，這小管營的

姓甚名誰？

卒：姓施名恩，使得好拳棒，江湖上都稱

他作金眼彪施恩的便是。

武：噢，想他必是個好男子。快快請來，

俺要和他相會。

卒：哎呀好漢，這個麼，小管營的已吩咐

過了，叫小人暫不用說，等半年三

月，他自然要來相會。

武：呸！你若不去，這酒飯，俺今天半點

也不用。（發怒介）

卒：好漢請莫發怒，請先用畢了飯再說。

武：你得囉嗦，快快與俺請來。

卒：好，我去，我去。（暗白）噫，這下

糟了，不給他說使不得，說了又了不

得，這……（想）對，待我先哄他一

下。好漢：這小管營的沒有在家，你

請用飯吧。

武：哇！信口胡道，既不去請，這酒飯拿

去不用。（怒喝介）

卒：唉，好漢不要上氣；小人去請就是。

武：快去，快去。

卒：是是是。（跑下）

武：唉，好也！

（唱）且等那施恩來將他探，

俺問他為何情如此這般。

(施恩急上)

施：(唱)聽說是壯士不敢怠慢，

有小可忙上前大禮相參。(拜介)

武：(唱)俺本是治下一囚犯，

因甚事這樣另眼看。

施：(唱)壯士英名久欽羨，

幸喜今日到此間。

武：(唱)徒負虛名甚羞慚，

有事還請快直言。

施：(唱)壯士到此日子淺，

不敢冒昧來高攀。

武：(唱)有何大事講當面，

吞吞吐吐不耐煩。

施：(唱)路途勞累氣力短，

請壯士將養等幾天。

武：(唱)能吃能動無病患，

想與民除害難出監。

施：(唱)敢這說爲弟與你講一遍——

武：快講。

施：哎呀兄長，爲弟本有一事拜託，怎奈

兄長遠道來此，氣力有虧，且等幾時，再來奉告。

武：(大笑)呵，哈……

施：兄長發笑爲何？

武：哎，小管營你聽，

(唱)武二郎打不平一力承擔。

(白)俺去年患了三個月瘧疾，酒醉

裏在景陽岡打死了一隻大蟲，也祇三

拳兩腳便打死了，何況今日！

施：話雖如此，還望兄長將養幾時，再好

商議。

武：哈哈，小管營是道俺沒有氣力麼？

走，如今俺就叫你看俺的氣力如何。

(走介)

施：兄長且請吃罷這酒再去。

武：回來吃酒不遲。你我且去出外走走

了。

(挽施手繞場)

(唱)你我一同向外行

試一試俺的真本領。

天王堂大石墩一眼看定，
這傢伙要舉起量也不輕。

(摸石墩介)

施：(夾白) 咦，這如何舉它得動！

武：(唱) 運足了氣力先搖動，

(搖撼介)

哈哈！

當真不能實不能。

(故作挪不動狀)

施：(夾白) 這五六百斤重的東西，如何

輕視得。

武：哎！(唱)

小管營且閃開讓俺玩弄，

輕輕地舉起來不算事情。

施：(夾白) 唉呀好大的神力！(驚詫介)

武：(接唱) 投在空中接到手三落三升，

施：(夾白) 呀，這更不容易了！

武：(接唱) 嘩啦啦將石墩丟放原坑。

氣不喘臉不紅從容寧靜，

小管營你看俺氣力可成。

施：(拜介) 哎呀兄長非凡人也，真乃天

神一般！小弟拜服，小弟拜服！

武：快快請起。(扶介) 小管營這番你可

以見告了？

施：此間不是講話之處，兄長請到舍下，

再作商議。

武：武松是個囚徒，怎敢冒造貴宅？

施：兄長不要見外，舍下就在後邊，說是

你來呀！

(唱) 兄長快快向內請，

(挽武繞場，進內介)

武：(接唱) 有何緣由先說明。

施：兄長請坐。

武：小管營不要文文縷縷，祇揀緊要話直

說來。

施：兄長容稟：

武：(夾白) 咳，快說！快說！

施：(吟) 此間東門外有個快活林，快活

林。(武夾白：「嗯，快活林。」)

來往客商多是座大集鎮，大集鎮。

（武夾白：「唔，大集鎮。」）弟有一酒館，養活着全家人，全家人。

（武夾白：「嗯。」「誰料平空裏來了個蔣門神，蔣門神。」

武：呸，怎麼還是這個蔣門神，快講，快講。

施：（唸）提起這個蔣門神，那厮慣會欺壓人，欺壓人。（武夾白：「他怎的個欺壓人？」）他，結交官府心毒狠，特勢行兇害良民，害良民。

（武夾白：「哼！可惡，可惡！」）他，橫行霸道無人問，天大冤屈沒處伸，沒處伸。（武夾白：「哼！可恨，可恨！」）他奪去咱的酒館不大緊，還把我活活趕出快活林，快活林。

（邊唸邊表情介）

武：住了。俺且問你：這蔣門神，他長着幾顆頭，幾條臂膊？

施：也祇是一顆頭，兩條臂膊。

武：俺祇道他是三頭六臂，有哪叱的本領，既然與你我一樣，為何卻怕他？

施：唉！祇因小弟力薄藝疎，敵他不過，況他結交官府，也搗他不動。

武：如此，小管營聽俺說：

施：兄長請講。

武：（唸）不是武二誇大，蔣門神那厮不怕，不怕。赤手空拳去打，管叫將酒館還咱，還咱。像這害人惡霸，論理早就該殺，該殺。聽言肝膽氣炸，立刻俺去找他，找他。

（白）小管營你聽：俺平生祇要打大下硬漢與那不講理的人，前日聽得牢裏朋友講起蔣門神這厮，俺恨不得就去找他，既然他連你也敢欺辱，這父老兄弟那還能活？如今俺便去，把這個害民賊像大蟲一般地結果了。

（走介）

施：兄長且慢。待家父出來，再作商議，當行即行，未敢造次。等待明天先差人去打探，儻那厮在家，後日便去，儻那厮不在，卻再理會。也免打草驚